



行山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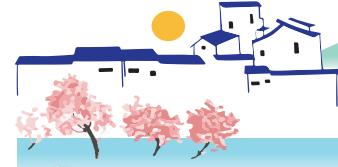
人生憑闌處
童心
2026年的第一天，暖風和煦。我和優才（楊殷有娣）書院、高主教書院的學生們，清晨相約在中環碰面，向山頂進發。

本想着清晨光景可享受鬧市難得的清靜，但見花園道上已是人聲鼎沸、接踵摩肩。畢竟是新年第一天，大家都如此龍馬精神。又或者，我們的這座城市，從來就不缺少進取打拚的「早行人」。律政中心、前法國外方傳道會大樓、聖約翰座堂、聖約翰大廈、梅夫人婦女會……從砲台里到花園道，一路上行，這些文藝復興風格的建築無聲地講述着一個又一個時期中這座城生發的印記和前行的步履。「座堂和教堂有怎樣的區別？」「滙豐銀行的正門到底開在哪一邊？」「上海外灘的滙豐銀行大樓前，那對獅子和香港的這一對是什麼關係？」……我拋出了一個又一個問題，學生們邊走邊看、邊看邊想，伴隨着青春的思緒，我們似乎穿越了百年。他們不約而同地問：「百年前的半山，是怎樣的光景？」我沉默良久。彼時那些舒朗的大宅，現今這些密密匝匝的樓宇，歲月的風煙裏，洋人、買辦，以及穿梭於半山的種種，都已經灰飛煙滅。一切都是新的，那麼年輕。

沿着纜車徑上行至舊山頂道，陽光更暖了。維港兩岸的風光，一點一點地出現在眼前。及至山頂，學生們不但鳥瞰維港，更轉過身，望向南中國海。薄扶林水塘、香港仔水塘，如兩塊安靜的玉石，鑲嵌在港島南區的綠意裏。有的同學將水塘素描在畫紙上，旁邊用一行小字標明：「水塘建設與城市」。我頗欣慰：行山的同時，引導並激發年輕一代對城市歷史、人文、地理的興趣和思考，不正是心繫家國的一部分嗎？2026年，讓我們將欄杆拍遍。



●作者與學生們在基督科學教會香港第一分會前。作者供圖



十天六局 京港財富

他鄉港聲
2026新年快樂！2026開年第一篇，不談虛的，談錢、談局、談活路。2025年底10天，我帶着一把紅扇在北京跑了「六個局」。從立法會議員對談，到中關村閉門會，再到統戰聯歡會。在這個信息的暴風眼中，我只看到了一個殘酷的真相：草莽時代結束了。看不懂「頂層設計」的人，2026年注定陪跑。

很多人問我：梁家偉，你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在大灣區混不好嗎？非要賴在北京18年？答案就在我這十天的見聞裏。我把這「十天六局」裏聽到的幾句「天機」，拆解成4條「保命錦囊」，送給正在焦慮的你。

1. 破界：內地有「礦」，香港有「船」

12月18日，我跟香港立法會吳傑莊議員直諫了一句話：「香港的視野如果只盯着大灣區，那是畫地為牢。」為什麼？因為全中國最強的內容「富礦」和科技「底座」（AI、大模型），在北京。而全球最通暢的資本「管道」和合規「牌照」，在香港。

我在會上提出的「京港數字資產專項通道」，邏輯只有一個：借船出海。微短劇、RWA（現實資產代幣化）、AI應用，這些在北京卷生卷死的紅海，一旦通過香港的合規通道推向全球，就是降維打擊的藍海。

這也是大國博弈下的「法元」布局。記住這個公式：北京造核（標準）+香港揚波（定價）=新質生產力。2026年，誰能打通這兩個點，誰就是最大的受益者。

2. 立規：AI下半場，剩者為王

我在會上提出的「京港數字資產專項通道」，邏輯只有一個：借船出海。微短劇、RWA（現實資產代幣化）、AI應用，這些在北京卷生卷死的紅海，一旦通過香港的合規通道推向全球，就是降維打擊的藍海。

這也是大國博弈下的「法元」布局。記住這個公式：北京造核（標準）+香港揚波（定價）=新質生產力。2026年，誰能打通這兩個點，誰就是最大的受益者。

3. 煥新：用「虛」控「實」，老樹發新芽

怎麼落地？看看這兩個局。

一個是北京的「裏子」：我隨東城政協視察，看到了明朝的「首開首院」和地下的「王府井喜悅」。

一老一新，怎麼搞？我的提案是「以港之規，通京之渠」。用香港的金融工具，去活化北京沉睡的歷史資產。這不叫房地產，這叫為古都注入「逆齡」幹細胞。

一個是貴州的「面子」：紫荊文化廣場，文旅部背書，香港商會搭台，貴州產業唱戲。我們把貴州大山裏的白酒、刺繡（500+地標資產），打包成「貴系列」IP，借香港運往全球。這叫「以虛控實」。不是賣土特產，是在輸出東方的生活方式。

4. 覺醒：要麼進化，要麼淘汰

最後一場硬仗，是參加由中關村中小型科技文化企業促進會主辦的

文旅部
香港青年中華文化傳播大使

信而有征
劉征
荷西死的時候，三毛被通知去認領他的屍首。她

後來在一次演講當中回憶說：「我怎麼看都是他，實在是沒有錯哦。」那聲音是一貫的溫柔。不過，整個語氣是極度困惑的。就好像明明已經目睹了一件事情的發生，可是你不願意相信，或者說你不能相信這件事是真的。因為死亡是一種特別恐怖的事，它又屬於意料之外，於是就顯得極不真實。這就好像是說，你覺得只要能說得通的事那都不算是事兒。然而，當這個沒有辦法解釋的事——死亡——出現在你的面前，你就措手不及了。

我記得《紅樓夢》當中有一個類似的情節，是王熙鳳小產，作者是這樣描述那件事的。一開始，都還是除夕加元宵，大家剛才和和樂樂地過了一個好節，可是就是這一章的末尾，曹雪芹忽然寫到：「鳳姐忽然小產了，閻家驚慌。」在此之前，對於鳳姐懷孕這件事，作者是一絲風聲也沒露。而且，那一整章是整本書最熱鬧的一章。忽然之間來這麼一句，我們一下子就呆了，可見這件事來得到底有多突然。



繁簡兼備 有助學習

潘金英
早前，我拜讀楊興

與考試簡字作答之妄議」，話題具影

響力，盼能在教育界廣傳。

楊兄行文，洋洋灑灑有力闡析其宏

觀高見，我摘其中三點供讀者明察：

1. 楊兄稱中國文字是獨有書寫藝術，真草篆隸不同形態，各有韻味氣勢。認字、讀字、識字，皆學字前奏，要懂得寫字，最簡單法門是抄書默書。

2. 有人提出廢除默書，楊兄不苟同，認為若小學生不默書，易忘記字體結構和寫法，甚至連查字典也不懂，求學有障礙。我贊同他的高見，小學生要打好基礎，學習要勤懇才穩固，不默寫全無好處。

3. 楊兄認為真正求學問，只懂繁體字不足，更要學好簡體字，學懂繁體字再學簡體字極容易。簡體字不宜用於中小學考試，但大學考試准許以簡體字作答，因大學生已跳過基礎學習階段。老師應引領學生抱持嚴謹求學態度，我認同「教不嚴，師之惰」，好老師不會避難脫責、得過且過！

他行文中詳述個人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所見所聞，學生語文能力在英國管治時期下，香港教育署又不贊成朗誦詩文，社會後來出現不少懶音，學生語文能力普遍下降。楊兄道出金玉良言：「學貴慎始，追隨妄議。學習鬆動，水過鴨背。前車失轍之誤，便知老師應為學子打下

堅實基礎。勤懇學習，才有愉快成果，學習不能捨難取易。」

他的見解精警中肯，理據充足，妄

議者宜深思內省。中國文字很偉大，使五千年之中華文化得以傳承，使黃土地上說不同語言之民族：漢滿蒙

回藏苗瑤，和而不同得以溝通共處，

他謂自己對中文字抱崇敬心，我們英雄所見略同。

教策方向有誤將影響深遠，今世代及下一代對自己國家文字若抱輕慢心，學字寫字不認真，怎做未來主人翁？師傅惰學生愉快不默寫字只掃機，後悔誤將來。胡適倡讀書要「眼到、口到、心到、手到」，手到即要懂得寫字，抄書默書能助學寫字，提出小學廢除默書之議看似有理由，實則理由不當！我同意楊兄繁簡兼備，有助學好中文，輕忽學習只一味求鬆弛愉快，查實未能在小學打下堅實基礎。天道酬勤，我相信兒童要肯勤懇學習，不宜捨難取易，長大方可成才。運動場上成功者，無不經歷苦學、苦練。



●我們要對中文字抱崇敬心。 作者供圖



艷舞壞心志

潘國森

近日在智能手機經常刷到小學年齡女生跳的「拉丁舞」短視頻，看後有「吾不欲觀之矣」之感。一位2013年出生的小女孩風頭甚勁，獲獎頗多，還剛在某國際比賽上斬獲女性單人「無年齡差別組」冠軍，看來得分比成年的大姐姐還要高。有網友直率地批評類似未成年女童的舞姿為「求偶舞」。

與適婚年齡的青年「擇偶」不同，「求偶」（Courtship）是動物吸引潛在配偶的行為，在鳥類主要是雄鳥的「責任」。眾所周知的「孔雀開屏」其中一個作用就是雄雀向雌雀求偶，此外還有展示武勇、威嚇敵人的功能。這個戲謔的稱呼還真有點損，潘老頭倒有點好奇，比賽中小女孩忘我發揮，其生父對女兒穿着如此暴露、舞姿如此放浪，是個什麼的態度？

與似比賽甚至常有年輕到12歲以下的組別。參賽女孩面部的化妝都是濃厚俗艷，就算用在成年女子也嫌過度妖冶，舞衣自必然不夠蔽體，腰背皆露，裙襬比「迷你裙」（Mini Skirt）還短得多，最要命的是編舞老師設計了大量揚起裙襬的動作。

然而最讓「潘老頭」不安的，則是女童學自老師那煙視媚行的



去舊迎新 舊書捐贈

余似心

踏入2026年，心情有一種莫名的興奮，總覺得去年的一切尤其是厄運都隨着2025年過去了，我也希望趁此時把不好的情緒、陋習、霉氣一併送走。新的一年充滿着希望，衷心祝願每一個人都平平安安。

這時雖然不是農曆新年大掃除的日子，但離這2月份的節日又實在不遠。當看到太古地產「書出愛心十元義賣」收集書本活動由1月1日開始的通知，就覺得大掃除此時也。一年裏頭，經常有不同的朋友問「何時收書？」「我書多着，要送出去！」藉此廣告親朋，整個1月份在全港設有45個收書點，總有一個在你附近，可方便愛書人士捐出狀態良好的二手書。之後每本一律以港幣十元價格，於3月24日至4月14日舉行兒童書網上義賣，8天的實體書籍義賣則於5月在鯉魚涌太古坊舉行。今年的主題是以閱讀聯繫心靈與家庭，所有的收益皆分別撥捐香港小童群益會和義務工作發展局。捐書除能減少浪費，與社區分享閱讀的喜悅，也能傳遞知識與愛心，有助推廣身心健康理念。

最近也收到 Métier Minus 的創辦人



●太古地產的「書出愛心 十元義賣」整個1月份收集捐書。 作者供圖



愛你老已

狸美美

大概很多人都沒想到自己有一天會被一句網絡熱梗感動到。「愛你老已，明天見。」就是這個梗，臨近年末橫空出世，乍看鮮有人懂，懂了後紛紛破防。無數網友說：「這是有史以來最溫暖的梗。」

「老已」指的是自己，但又不是完全的自己。它更像是對自己的一種客體化稱呼，把那個在生活泥潭裏打滾、在職場PUA中假笑、在深夜「emo」時失眠的自己，從軀殼裏拉了出來，然後拍拍TA的肩說：「嘿，老夥計，今天辛苦了。」

這句梗之所以能火，正是因為精準擊中了當代人普遍的「自我虧欠感」。

我們這一代人，太擅長愛別人、太擅長愛工作、太擅長愛那個虛幻的「未來」，卻唯獨不擅長愛當下的自己。我們為了甲方「五彩斑斕的黑」熬禿了頭，為了不確定的年終獎壞壞了胃，為了維持朋友圈的精緻人設透支了信用卡。我們像是一個不知疲倦的抽水機，把所有的能量都輸送給了外部世界，留給自己的卻只有鹽鹹地。

深夜兩點，終於合上電腦，看着鏡子裏那個重度黑眼圈、臉色蠟黃的人，你可能會嫌棄TA的軟弱，厭惡TA的拖延，痛恨TA的平庸。慣常的精英價值觀不會讓你對這幅鬼樣子說：「我愛你。」但「愛你老已」恰恰就是在這個時刻提供無條件的接納。它像是一個來自未來的理解：哪怕你今天搞砸了匯報、哪怕你今天沒管住嘴吃了夜宵、哪怕你今天依然一事無成，但我還是愛你，我的老夥計。這種愛，不需要KPI、不需要「贏」，甚至不需要你變得更好。

而「明天見」3個字，則賦予了這份自愛一種珍貴的「延續性」。

很多時候，人們對生活的絕望，源於